

◎白棟樑、王輝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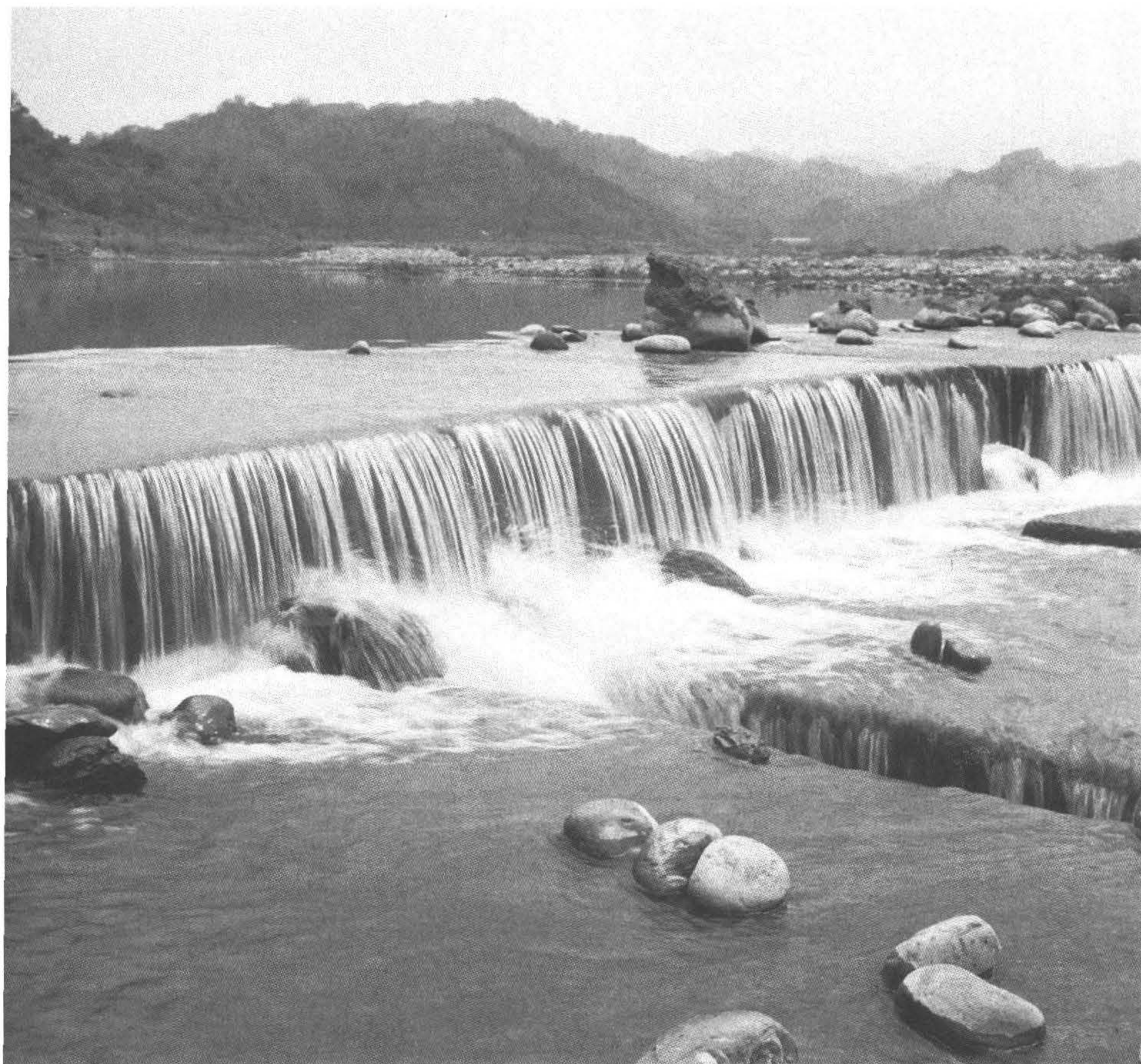
阿罩霧圳春秋

Chapter



為了灌溉，為了拓地，
不知多少生靈塗炭，
也差點改寫台灣的歷史，
綜觀中部的開發史，
大概只有「阿罩霧圳」才有如此的份量……





◆「阿罩霧圳」為了引烏溪之水，於象鼻山下設攔沙壩，溪水引入南北水圳外，部分溪水溢過攔沙水泥塊繼續向西流。（攝於台中縣霧峰鄉）

老圳發威，台中盆地受惠良多

台灣的開發，可以說是從開圳中，一點一滴的建立起基礎，最有名的例子是引自濁水溪的「八堡圳」，如果沒有它，就沒有今天彰雲平原二萬多公頃的良田。

台中縣也有許多知名的老圳，如山城的東勢本圳、豐原的葫蘆墩圳、后里台地的的后里圳等等，其中最膾炙人口的是葫蘆墩圳，它灌溉的面積，惠及豐原以外的神岡、大雅，甚至台中市都能沾其餘澤。葫蘆墩圳是引自大甲溪水，據說其水質甘醇，種出來的稻子品質特優，因此日治時期，「葫蘆墩米」是上貢給日本皇室的極品，「豐葦原之瑞穗國」神敕就是由此而來；大正九年（亦是民國九年），日本殖民政府將全台地名重新改制時，神敕中的「豐」字脫穎而出，取代了葫蘆墩，正式成爲豐原的地名，可見灌溉圳道，不只攸關民生，它對歷史的影響也是至深至鉅。

除了葫蘆墩圳，台中盆地另有一個圳道極爲重要，雖然它灌溉面積遠遠的不及葫蘆墩圳，但對歷史的影響卻有過之而無不及，甚至差點改寫歷史，可惜這麼重要一段史事，卻鮮少見諸史料，甚至許多人根本不知道有這條圳道的存在，但是在談到這條「圳」之前，我們必須先追溯一段歷史。

在台灣的歷史上，清治時期共有三大民變案，一是康熙年間的「朱一貴叛變案」，二是乾隆年間的「林爽文叛變案」，三是與本文有關的「戴萬生叛變案」——它是發生在同治元年。前二者的叛變案，歷史學家至今依然爭論不休，有人說它是民族革命，有人說它是官逼民反，更有人把它定位在草莽流寇的異想天開或分類械鬥案，反正莫衷一是，唯有第三案爭論性最少，咸認為它是豪門巨室間爲了爭權奪利，擦槍走火之後所引發出來的民變案。話雖如此，時代的背景亦是很重要的因素。

戴萬生叛變案

且說清咸豐年間，大陸因太平天國軍之亂，早已呈現動盪不安與飢荒的局面，許多流離失所的人，爲了逃避烽火，紛紛冒險渡海來台，而清政府爲了應付捉襟見肘的戰局，也不斷的徵調台勇赴大陸效命，其中最有名的是「霧峰林家」的林文察，他因戰功彪炳，居然膺任福建省陸路提督。但在這一來一往中，大陸的殘破早已被台灣人洞悉；清政府的威信，本來就因腐敗無能而七零八落，至此更是蕩然無存。

適巧這時候，彰化縣四張犁庄（今台中市北屯區），有一位巨富名叫戴萬生（潮春）者，因受其祖父戴天定於道光年間，曾協助清政府平定張丙叛變案有功之餘蔭，得補授北協署之書

稿。但在衙門中，戴萬生卻屢受北路協副將夏汝賢的欺負與詐財，在不堪其擾下，他憤而辭職回家。回到故里，戴萬生藉地方不安爲由，向官方申請團練作爲治安之需要，由於戴萬生本來就與彰化縣令高廷鏡相善，加上理由充分，即由高廷鏡付給手印，有了印，戴萬生立刻成立了一支三百名之團練。

這支武裝部隊，讓戴萬生的聲勢大漲，也使得竊盜、土匪紛紛斂手，行旅稱便，孰料舉眾才額手稱慶之際，戴萬生陣營卻進而與太平天國密組天地會，而且黨夥越聚越眾，從此保家衛鄉的本質不變。據流傳在四張犁的軼聞說，戴黨爲擴充勢力，特地製造旗幟，遍插於受保護者的家門口，若有富戶人家吝於規費而不願接受保護，由三教九流之輩組成的戴黨，便夜充盜匪前往騷擾一番。爲了避免吃眼前虧，富戶人家只好乖乖就範，一時之間，戴黨的旗幟遍及潭仔乾（潭子鄉）、葫蘆墩、大墩（台中市），號稱黨徒有十餘萬眾。

時縣令高廷鏡卸任，由雷以鎮接任，雷縣令見天地會日益猖獗、氣焰高漲，乃派兵查辦，首先逮捕斗六地區匪犯數名。一八六二年（同治元年），台灣兵備道孔昭慈調兵勇六百名，援例春巡，順道至彰化查辦會黨，捕殺總理洪某，並速召淡水同知秋日觀前來協辦已成大患的戴黨。

此時，親官方的金萬安總理林名謙保薦林日成帶義勇四百人，林奠國帶義勇六百人，隨

秋日觀併北路協副將林得成所率帶兵勇千餘名，協同征勦，然而林日成與林奠國雖同為阿罩霧庄（霧峰鄉）人，二人卻素為宿敵，而林日成又記恨秋日觀曾捕他入獄，遂行軍至大墩時，甫與戴黨接仗，即陣前倒戈，與戴黨合為一氣，圍攻官兵。大殺一場後，秋日觀被害，「戴萬生叛變案」至此正式爆發。（以上資料參考自戚嘉林·台灣史）

二日後，戴黨乘勢圍攻彰化縣城，兵備道孔昭慈隨城陷服毒自盡，顧盼自雄的戴萬生騎馬率眾入城安民，自稱大元帥，大肆分封有功者為：元帥、大將軍、大國師、大學士……，在諸受賞者中，除了林日成外，另以洪叢最受矚目，彰化縣城被攻破之後，銳不可當的林日成與洪叢回個頭來，又去攻打「霧峰林家」，而且讓以驍勇著稱的「霧峰林家」幾乎破庄，後來叛黨雖沒有得逞，「霧峰林家」卻已飽受虛驚，其祖墳也盡為叛黨所刨。而在往後二年多的叛亂中，林日成、洪叢也扮演著極重要的狠角色，如果沒有他們二人，亂局也不會延宕至一八六四年年底才結束，然而可嘆的是二人的下場也極悲慘，戴萬生被就地處決後，林日成被縛至校場，「磔死」於五馬分屍。洪叢死於砲轟後，又被斬首示眾，都沒有善終。

林日成居阿罩霧庄四塊厝（今霧峰鄉四德村），洪叢居草鞋墩北勢湳（今草屯鎮北勢里），都是地方巨富，何以會與戴萬生扯上關係？他們又與「阿罩霧圳」有何關聯，由於說來話

長，所以我們分開敘述：

憨仔虎——林日成

在霧峰鄉，最有名的家族當屬「霧峰林家」，其第一代祖林石最早落足於彰化平原，後發跡於大里杙（今大里市）的草湖，乾隆年間「林爽文叛變案」時，林石受到牽連，死於出獄後的第二日，其長媳黃端娘（林石長子名遜，早死）移往霧峰發展，端娘子甲寅經營有方，又成地方的殷戶。林甲寅有二子，名定邦、奠國。林定邦因家族利益，與隔村四塊厝的林和尚不睦，某日，林和尚藉調解紛爭之際，將林定邦殺死。林定邦二子文察、文明悲憤異常，經數年追殺，終將林和尚生擒，並牽其至林定邦墳前，剖心剜腹，以報父仇，雙林家族終成世仇。而林日成又名「憨仔虎」，是林和尚的族後，所以林日成奉命前往四張犁征勦戴萬生時，碰到林奠國，才會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並陣前倒戈。

草鞋墩——洪叢

其祖洪登榜亦曾協助清廷平定林爽文叛變案有功，乾隆帝欽命彰化知縣胡應魁代旨賜恩授職，並送「虎穴揮戈」匾，故洪家為草鞋墩名門，迨至洪叢時，因與兄洪璠精通武藝，合

掌「萬安鏢局」，而成爲地方一霸。道光年間，洪璠被推舉爲草鞋墩洪、李、林、簡四大姓總理，故與官方有極密切的關係，其在地方所具的影響力是無人可望其項背。

從以上簡介，我們固知林日成與「霧峰林家」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但洪叢是草鞋墩的霸雄，而草鞋墩與阿罩霧之間又隔著浩瀚的烏溪，何以在戴萬生事件中會傾向叛黨？而且敢冒大不韙的向代表官方的「霧峰林家」挑戰，之後又以極不光明的手段破壞人家的祖墳？有關這部分歷史中從沒有人去討論過；其實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，如果少了這一段，我們根本無法了解事件的真相，更別談懲前毖後。然而有幸的是，經各方資訊的交匯，與縝密的田野調查，我們終於理出一個石破天驚的頭緒，原來事件的癥結在「阿罩霧圳」，而這也是大家所始料未及的。

一切都因阿罩霧圳

「阿罩霧圳」是引自烏溪；烏溪由埔里鎮、國姓鄉流出後，經草屯鎮與霧峰鄉、大里市時，是南投縣與台中縣的交界，其流至烏日鄉後，匯集大里溪與台中市的筏子溪……諸水後，便是大肚溪，而大肚溪又是台中縣與彰化縣的交界。中台灣開發的初期，大肚溪是一個很重要的河口港，在還沒有形成淤積前，它最深可航行至大里市，而「阿罩霧圳」的引水

口，就是在霧峰鄉通往草屯鎮的「烏溪橋」上方大約一公里處。

「阿罩霧圳」始自何時，何人所建，共有幾個版本的說法，其中根據該管轄的「南投水利會」所作的調查報告，謂「阿罩霧圳」最先是荷蘭人計畫，但是工程終未成功；至於這段考據是否屬實，恐怕猜測大過真實，因為荷蘭人據台時期，其活動範圍只侷限在南部一地，兵力又少，是否有能力長驅直入到內地，值得懷疑。

「南投水利會」會志指出，迨至乾隆二十三年（西元一七五八），另有草鞋墩「洪」姓人家，於烏溪北邊「萬斗六」的地方，開鑿水圳，但築至霧峰鄉境的坑口溪時，「洪」家因罪為清廷所逐，所有土地與圳道盡落入「霧峰林家」手中，道光十八年（西元一八二八年），林開泰繼續開鑿尾段的部分。同治元年，風雨為災，既成圳路受損嚴重，「霧峰林家」的林文明與林文鳳投資修復。

象鼻山地理神話

這個部分應該是正確，而且一針見血的指出，「阿罩霧圳」本來是草鞋墩洪家所築的，最後肥水卻落入「霧峰林家」人手中，豈能不叫洪家人耿耿於懷？另根據流傳在北勢湍最有名的鄉野傳奇，謂當初洪家的人在開鑿「阿罩霧圳」時吃盡苦頭，在屢屢不成下，只好用偏

門，找來羅漢腳睡在荒地上；有一夜，羅漢腳於朦朧間，聽到一個鬼靈說，擋在「阿罩霧圳」前的，是象鼻山下的一塊巨石，它是白馬山的繫疆石，除非用「銅針、黑狗血」，否則休想動巨石一根汗毛。羅漢腳得這訊息，報告給洪家，洪家的人喜出望外，立刻如法炮製，果然擋道的巨石應聲而解，因此今天北勢湍還流傳有象鼻山、白馬山諸地理神話。不過神話歸神話，它強化了「南投水利會」所作的調查，「阿罩霧圳」是洪家長期辛苦經營的結晶，而不是眾所以為的，自始至終是由「霧峰林家」所開鑿。

雖然被「霧峰林家」撿了一個大便宜，但根據台灣史記載，當戴萬生黨逐漸落敗成強弩之末時，清廷的統軍官丁日健爲了堅壁清野，設了幾道防線，層層將洪叢困在北勢湍，而其第一道封鎖線便是在萬斗六，以斷絕烏溪以北洪姓族親對叛黨的資助。由是可見，歷經一段消長後，捲土重來的洪家，於乾隆後勢力又越過烏溪到達彼岸，對「霧峰林家」構成威脅；一個是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酣睡，一個是不甘被逐，一番角逐後，洪家因地利之便再度握有水源，屈居下游的「霧峰林家」更覺芒刺在背。

新仇加上舊恨，終於引燃了熊熊的戰火，這也就是戴萬生叛變案另一個導火線；而由此例，我們也可推論，當初林和尚與「霧峰林家」有過節，也應是田權與水權的糾紛而起，因爲四塊厝與「霧峰林家」只有一線之隔，且又都是在「阿罩霧圳」的尾段，用水更加錙銖必

較；自古有言：人爲財死，鳥爲食亡，終而促使四塊厝的林姓與草屯的洪家結成同盟，也埋下殺機。

爲了灌溉，爲了拓地，不知多少的生靈塗炭，也差點改寫台灣的歷史，綜觀中部的開發史，大概只有「阿罩霧圳」才有如此的份量，然而它的故事並未因此而終止。光緒十六年（西元一八九〇年），此圳再度被大洪所沖垮，流失不少人畜，後來雖經「霧峰林家」的林朝棟（林文察之子）與林允卿勉力，才得以修復，但是「阿罩霧圳」的疲態與多災多難已顯現出來，而五年後，台灣也被割讓給日本，結束了清朝的統治，「洪家」、「霧峰林家」之間的恩怨一筆勾消，甚至四塊厝的林姓也從歷史銷聲匿跡。

公法開創水利新局

日治後，於明治三十六年（民國前九年，西元一九〇三），日本殖民政府爲了方便管理，將「阿罩霧圳」由私圳納爲公共圳埤，屬日政府所管轄。西元一九〇六年，日人又將霧峰鄉內的丁台、南勢二圳併入經營，「阿罩霧圳」至此成爲霧峰最主要的灌溉系統。嗣後日本殖民政府復實施「水利組合」，此圳又被改組爲「阿罩霧圳水利組合」。昭和八年（民國二十二年），部份烏溪堤防建築完成，烏日鄉的喀哩、溪心壩、同安厝等地方舊有的私設埤，全被納



◆「阿罩霧圳」引水口位於霧峰通往草屯的烏溪橋上方約一公里處；「阿罩霧圳」第一分閘門築於日治昭和九年。（攝於台中縣霧峰鄉）

入「阿罩霧水利組合」。光復後，台灣的水利制度又有一番的調整，由於「阿罩霧圳」屬於烏溪系統，故以大里的草湖溪為界，以北歸「豐原水利會」所轄，以南則劃入「南投水利會」，許多人不明就裡，還以為「南投水利會」怎麼撈過界，管轄到台中縣的水利系統？

雖然日本人以公法開創了台灣水利的新局，攸關民生的「水」再也不是私人的禁嚮，而其訂下的舊制也大都沿用至今，但這並不代表「阿罩霧圳」就此無患而一勞永逸，據於「南投水利會」服務了三十四年的顧逢寅先生說，他出生在民國十三年（大正十二年），在他十餘來歲的昭和十二、三年間，一場大雨致山洪爆發，烏溪潰堤，霧峰鄉的許多地方被大水淹沒，也差點毀掉昭和九年完工的「阿罩霧圳」入水口，日本人動用了很多民工，加上六百零六萬日圓的鉅額，才把堤防修好，它的地點在今烏溪橋的南岸邊，迤邐好幾公里遠，爲了慶祝這不凡的成就，完工的昭和十四年，殖民政府還在烏溪橋頭豎立了一個治水紀念碑，這個碑目前還在，只是被無知的好事者將「昭和」二字塗去。

治水紀念碑秘辛

然而談到這個治水紀念碑，卻有一個頗離奇的插曲，就是居住在烏溪橋旁邊的老者都說，大約在昭和十八年（民國三十三年），也就是二次大戰的末期，烏溪橋也是盟軍轟炸的目

◆昭和十二、三年間，烏溪發生山洪爆發導致潰堤，日本政府動用民工修護南岸堤防，並於烏溪橋旁豎立治水紀念碑。（攝於台中縣霧峰鄉）



標，在嚴重受損下，日本人不只徵調民工，還抓來一群美軍戰俘湊數去修補堤防；這是多大的新聞，台灣不是主戰場，竟然有盟軍戰俘被驅使來做勞役，而且是在台中縣，豈可讓它成爲歷史的空白。但是問到真正的內情如何，耆老卻又語焉不詳，說不出一個所以然；幸好經地毯式的訪查，終於找到一位名叫廖伴的八十二歲老太太，她是真正的目擊者，她的一番話叫人大開眼界。她說，她是在十九歲嫁到霧峰，爲了貼補家用，必須出外做零工，那一年，包商指派她到今「中投快速公路」偏南一百公尺處，一個叫「相思埔」的地方做草寮，內有隔間二十來間，想不到完工後，進住草寮的竟然是被槍枝押來的美軍戰俘。

「這些阿督仔很和善，見了我們都會打招呼，而我們也跟他揮揮手，人家都說他們是被捉來做奴工修堤防，其實這不是正確的，日本人不但沒有虐待他們，還給他們吃得很好，餐餐都是白米飯，而且有魚有肉，那時是戰時，台灣人連吃飽肚子都有問題，更別說是白米飯，可惜這些歹運的阿督仔，大概水土不服，死了好幾個，屍體就葬在象鼻山上，光復後，又來很多阿督仔，把這些死者的骨頭撿回他們的本國。」

第一次被人問起陳年老事，頗爲訝異的廖伴又說起另一件秘辛；她說，大概在同一時期，一架美國飛機被打落在萬斗六山，駕駛員卻奇蹟的毫髮未傷，山農發現了他之後，集體冒險把他藏在九九峰的內山，日軍投降後，美國政府把這名駕駛員接回去，還犒賞了有功者

許多禮物，叫人稱羨不已。

慘哉！八七水災

講完故事，廖伴嘆道，生活在烏溪邊並不「快活」，碰上大雨就要提心吊膽會不會再潰堤。生為五十歲以上的中年人都該知道，民國四十八、四十九年分別發生過「八七」與「八一水災」，尤其是「八七水災」更重創了中台灣，災情最嚴重的便是烏溪，據七十六歲的顧逢寅說：

「那時我已在水利會服務，爲了職責，我不得不冒雨出巡；我不曾見過那麼大的雨，又連下了好幾天，天地之間黑濛濛的一片，結果到了烏溪橋下方五公里，也就是今『中二高』施工的地方，堤防已被沖出一個大洞，黃濁濁的洪水就像千軍萬馬，直沖霧峰的南勢仔，我親眼看到好幾棟草厝仔，上面載著人，在水中起起伏伏，拼命的揮手叫救命，但是誰敢下水救人？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消失在汪洋大水中，除了南勢仔，烏日的喀哩也淹死了不少人，其中有一戶人家四口全被沖走，屍體漂至大肚溪口，最慘！」

歷經了這次的浩劫，國民政府痛定思痛，決定把堤防加寬加厚，可是亡羊補牢，卻無法減輕水災過後所帶來的後遺症，住南勢仔的林好老太太說；她是喀哩人，不幸嫁到南勢仔

來，那次大水過後，田地被刮得去掉一層皮，只剩底下坎坷不平的鵝卵石，爲了再耕作，只好四處去找泥土來添田，由於無錢請牛車，都是靠自己的肩頭一擔一擔的挑，費了好幾個月的功夫，又吃盡了苦頭，好不容易才鋪上一層土，卻因沙質太高而幾乎功虧一篑。

「插秧時，雙膝跪在又燙又硬的沙上，腳都紅腫破皮，這還不打緊，由於沒有土，根本無法施肥，但是不施肥又作不了穡，只好利用湯匙，一匙匙的把肥料搯在秧苗旁，好像在餵小孩，那時候真苦啊！」

除了農民苦，水利會的人擔子也不輕鬆，顧逢寅說；幸好昭和八年的那次，日本人在整治烏溪堤防時，把位在象鼻山下的「阿罩霧圳」入水口翻修得堅固無比，在大水的摧枯拉朽下，才得以穩如泰山，但在別的地方可就沒有那麼幸運，到處有圳埤損壞，搶救的工作曠時費日外，還得兼顧農民灌溉的需要，不僅捉襟見肘，更是疲於奔命。

「一般的田都有『牛踏隔』，所謂的『牛踏隔』就是牛踩久了之後，田的底層都很堅實，水不容易滲到底下的沙石層，但是剛添新土的水流田，不但沙質高、土肉薄，且因爲少了『牛踏隔』，你給它灌再多的水，它還是滲到地底下，好似無底洞。有一次，一位農民千託萬託要我們把他的田灌滿水，我們勉爲其難徹夜照做，而且整條分圳的水都供他使用，沒想到第二天去看，田裡的水照樣漏得一乾二淨，叫人哭笑不得。」

農民為爭水打斷手腳

即使不是洪水過後，「阿罩霧圳」也有它的難言之隱，「阿罩霧圳」是條老圳，日本人整合它時，爲了擴大灌溉面積，許多排水溝也納入系統，以南勢仔爲例，它本來是溪埔地，稍高的地方，農民就添土造田，餘下的部分就是錯綜交流的排水溝，把排水溝轉移成圳道，簡直是狗尾續貂，不東綴西補才怪。顧逢寅感慨的說：

「以前是以農爲主，農民看天吃飯，你沒有應付他充足的水，簡直就是要他的老命，尤其到了插秧期，大家都是在同一個時間要水，一刻也難耐；在沒有耕耘機以前，完全是靠人工耕種，從鬆土、耙土、除草到插秧，至少要十一、二天，換句話說，這段時間內，你天天要供應給他足夠的水，但『阿罩霧圳』要灌溉的面積有三千公頃，不可能讓每區田都同時能淹到水，只好採輪灌，這時候問題最多，有些農民不遵守約束偷放水，或故意拖延取水的時間，糾紛就發生了，以前農民爲了爭水，打得斷手斷腳是常有的事，說它可憐，不如說是無奈。」

在農忙時期，不只農民之間互相敵對，與農民生計最密切的水利會人員，也背負極大的壓力與危險，尤其霧峰鄉更是個特殊的地方，不知是因曾歷經「林爽文叛變案」、「戴萬生叛

變案」等兵荒馬亂的洗禮，此地的民風極為強悍，以舊正村至丁台村為例，它在光復後是以武館多而聞名全台；在灌溉期間，爲了公平供水，彼時正好昇調「阿罩霧圳水利站」站長的顧逢寅，幾乎是天天披星戴月，徹夜在巡圳水。有一次，種蠶豆的農民與種稻的農民，因灌溉的時間與水量無法一致而起爭執，氣焰高漲的蠶豆農仗著有武館撐腰，揚言誰敢異議，誰就是在老虎嘴上捋鬚鬚，然後一群人拿著鋤頭柄守在圳頭。顧逢寅硬著頭皮不得不前去處理，整整溝通了老半天，蠶豆農就是絲毫不肯退讓，眼看僵持不下，顧逢寅忿而跳下圳溝把水閘調向，想不到蠶豆農不但不敢動手打人，反而怔在一旁。顧逢寅莞爾說：

「他們不是怕我這個文弱書生，而是我與一些武館也有交情，尤其一位王教練更是打遍天下無敵手，他們在投鼠忌器下，才不得不退讓。不過做人也不能光靠拳頭硬，公平才能真正的人服人。」

過度開發 影響生態

大半生服務於水利會，與李登輝總統同樣畢業於淡水中學的顧逢寅，談起「阿罩霧圳」就有滿腹的感慨，這之中不只有人性的軟弱，還有對生態的憂心。他確定早期烏溪不斷的氾濫成災，全是內地過度的開發，尤其尚未使用瓦斯前，山中的林木全被拿來當柴燒，在童山

濯濯下，一有大雨，土石流便滾滾而下，不但沖壞堤防，大量的淤積也墊高了河床——且高過堤防，下次雨再來，災情更加倍的嚴重。

現在電力、瓦斯供應充足，表面上山林、河川稍稍可以獲得喘息，其實又不然，因為河川管理不易，又適逢九二一大地震，往往一雨成災，甚至災情更大，即使堤防再高再厚，也不見得是萬靈丹，顧逢寅說：

「另一個矛盾是，大家還在撿柴的時候，河邊的雜草竹木被撿拾得乾乾淨淨，圳道的入口很容易維護，現在情況相反了，幾天不整理，圳道口便塞滿斷竹殘木，影響供水，下了雨，情況更嚴重，中間還夾雜大量的塑膠袋、垃圾，這些新的公害清理起來特別費事。」

「走水反」之憂

二千多年前，老子、莊子便已預知唯有與大自然結合，人類才能永續生存，然而現在的人並沒有從層層苦難中得到教訓，也由於長期的人謀不臧，住在烏溪二岸的居民，他們最大的痛苦就是「走水反」。「走水反」一詞是從「走番仔反」衍生而來；以前原住民還在出草殺人的時候，一有風吹草動，漢人就立刻遠走他地，以免淪為無頭鬼。現在原住民早已不再出草殺人了，「走水反」卻成爲「烏溪人」最大的惡魔與專有名詞。雖然「走水反」的戲碼

一演再演，但風和日麗的時候，烏溪卻顯得有點意興闌珊，而且水源日益的乾涸，形成極不可思議的二極現象。一位在草屯開釣具店的老板說：

「以前烏溪橋下最有名的是羽釣法，釣魚行家不用掛餌，只要羽毛鉤，便能『甩』好幾斤的『溪哥仔』。自從二十年前烏溪水年年下降後，不只釣魚人不見，現在站在烏溪橋上，看到的儘是浮在河床上的鵝卵石，好像沙漠荒野。」

雖然水量大不如前，但每年夏季，因戲水而在烏溪淪為波臣者，大有人在，究其原因，不法砂石場，挖出的坑坑洞洞，就是坑人的陷阱，除此之外，烏溪水勢來得急，去得快，當發現山洪洶湧而至時，已是逃生不及，冤冤枉枉的丟了性命。同樣的，在暴起暴落下，最苦惱的就是水利會人員，因為河川任意被增減高度，它可能就是牽一髮而動全身——主溪河床增高，大量的砂石會堵死入水口，太低的話，根本引不到水。「阿罩霧圳」就在起起落落間，不知做了多少次的改變。顧逢寅說：

「據我估計，烏溪比起以前至少降了幾十米，『阿罩霧圳』也隨著它做了很多次的改變，調整水位的方式有很多種，比如建防砂壩或將入水口的高度做調整，目前『阿罩霧圳』的入水口就是靠防砂壩引水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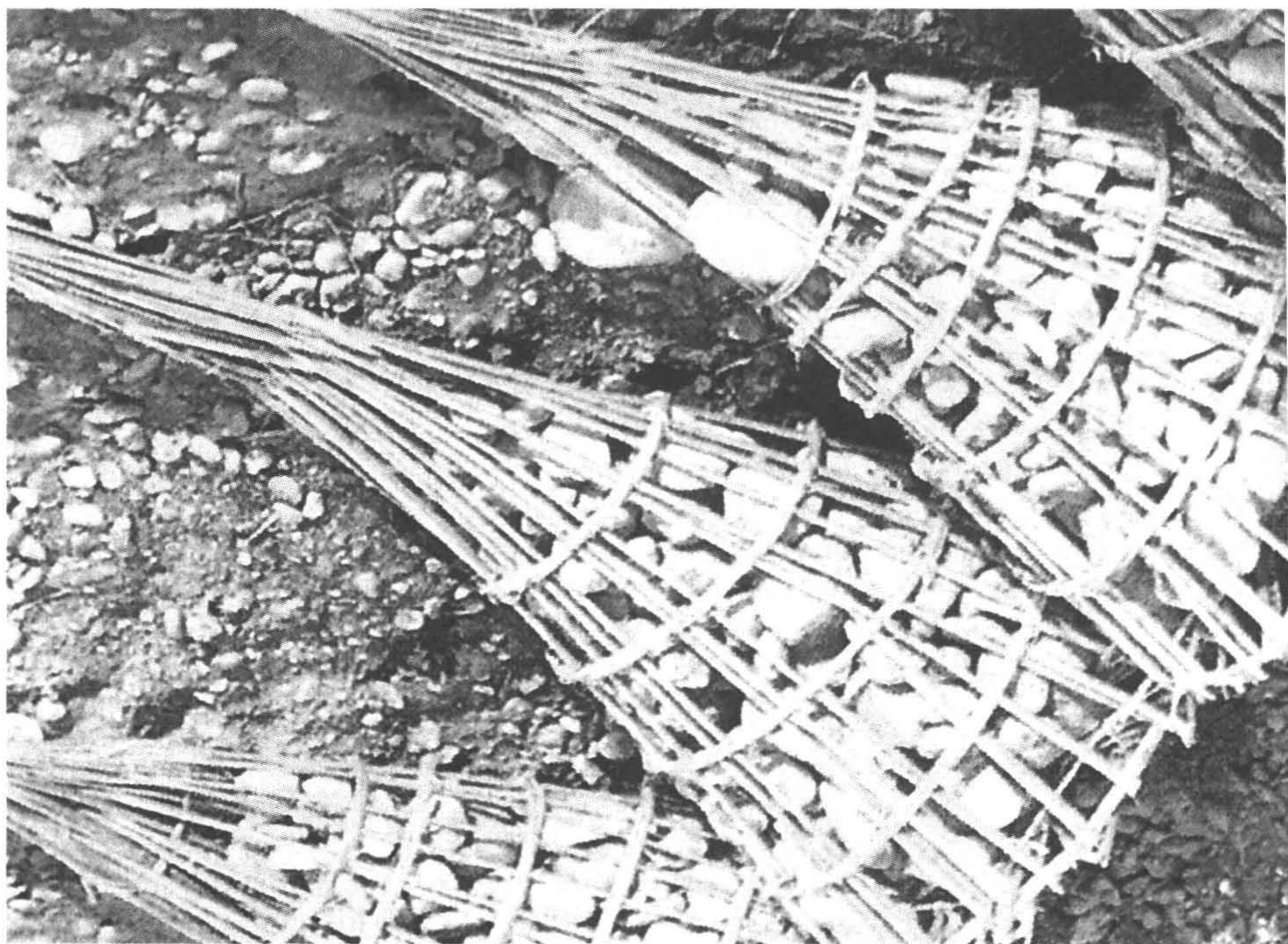
無論是攔沙壩或調整入水口，對水利會而言，都是大費周章的事，而且攔沙壩對生態有

很大的破壞，形成二度傷害；有一次，入水口調整，後段的圳道也不得不加設數個閘門，豈料才完工不久，入水口又要修正，閘門必須通通打掉，爲此水利會左右爲難，內部也爲此爭論了很久，熬到最後還是忍痛打掉，因爲水能載舟，也能覆舟，若不壯士斷腕，下次雨來，不知多少農田要遭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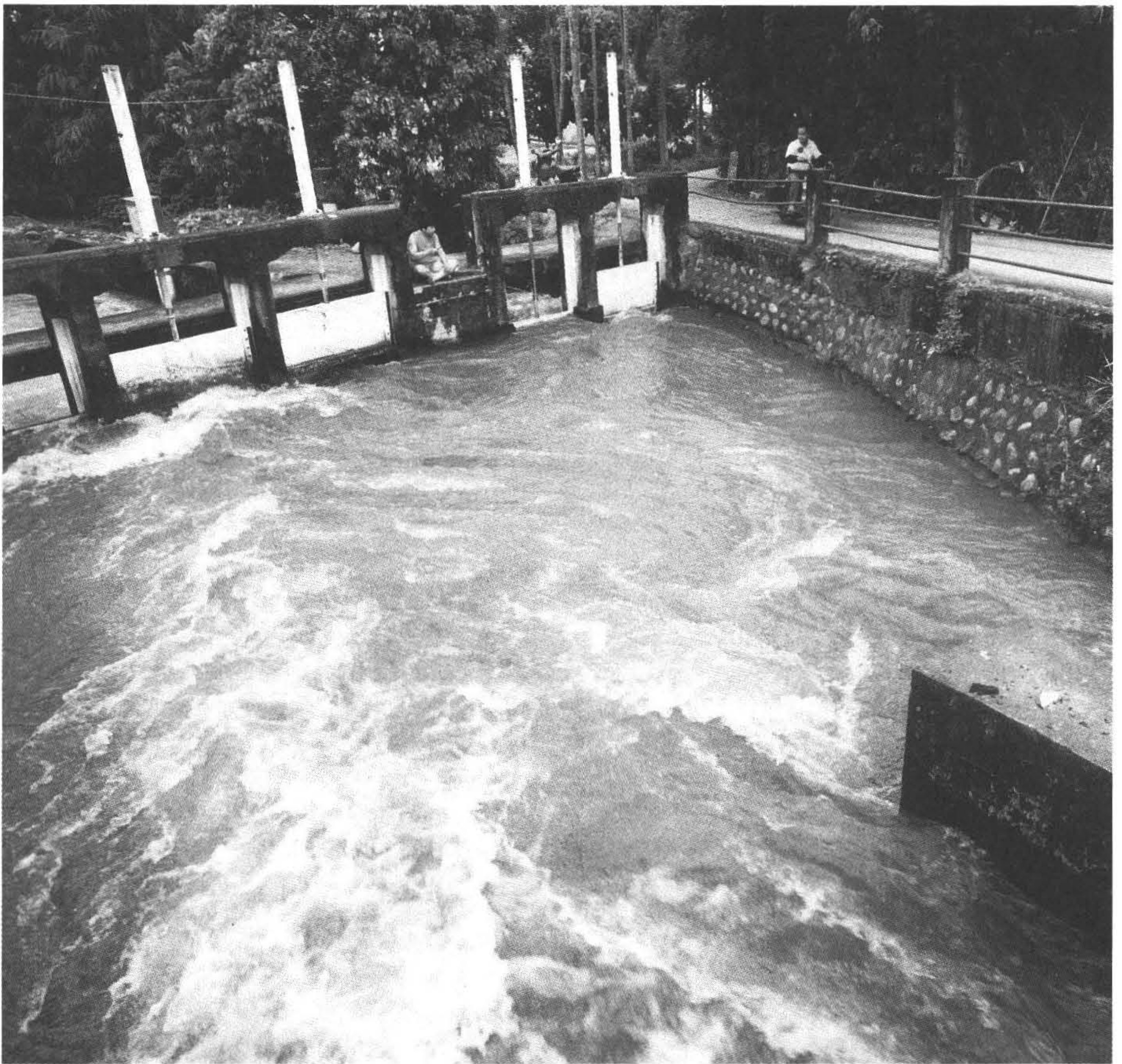
「筴」師傅、「筴」搭檔

除了攔沙壩之外，「筴」（籠）也是調整水位的方式之一，它在早期台灣的水利系統中，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；據說，最早使用「筴」的地方是濁水溪的「八堡圳」，當初「八堡圳」屢做不成，多虧一位姓林的老先生暗中指點，工程才得以順利完成，也嘉惠了彰雲平原，今天二水鄉所奉祀的「林先生廟」就是由此而來。

「筴」是呈大三角形，裡面可裝添許多的鵝卵石，由於「筴」可由不同的材料編織而成，故又分爲「竹筴」、「柴筴」與「鐵線筴」，甚至還有「流氓筴」。「筴」的好處是可以現場製作，容器做好後沉水裡，再投入石頭，成爲簡易攔水閘。要放水或不需要它時，只要用利刀或利剪將容器砍斷，攔水閘自然隨石頭的沖失而露出缺口，道理看似簡單，做起來卻是無比的危險；目前會做「筴」的師傅非常的少，據一位老師傳說，做他們這一行的都是夫妻檔，



◆「筊」它在早期台灣的水利系統中，
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（賴宗寶提供）



◆五月豐沛的河水，經由圳頭閘門控制，溪水流過村莊，流向田園。
(攝於台中縣霧峰鄉)

男的脫得赤條條下水，妻子的就在上方接應，因為穿著衣物在急水中作業，萬一被「筴」勾到，逃生絕對無門。顧逢寅說，用到「筴」時，大多是大雨滂沱的時候，因此幹他們這一行的，非常的辛苦與危險。

在他的記憶中，唯一用到「流氓筴」的那次是「八七水災」，由於堤防被沖成大漩渦，所有丟下的「筴」盡被吞沒，在沒有選擇的餘地下，只好遵照老師傅的建議，孤注一擲使用「流氓筴」。「流氓筴」一丈二，是超大型的龐然大物，動用無數竹、柴、鐵絲，以及三卡車的壯漢，經三日夜後才終而克盡全功。顧逢寅莞爾的說，那簡直是霸王硬上弓，真是名副其實的「流氓筴」。

「筴」在台灣的水利史上，扮演著很重要也很久的角色，直至怪手等重機械問世後，情況才大為改觀，「阿罩霧圳」第一次使用到重機械是在民國五十年以後的事，那次也是大雨過後，象鼻山再度崩山，顧逢寅到現場去看，不禁大吃一驚，一塊數噸重的巨石，竟然不偏不倚的堵在入水口，如此的險峻，可不是神話中「銅針、黑狗血」所能解決。踟躕了老半天，顧逢寅就是想不出有什麼好法子，迫於無奈，他只好找來怪手一試，當時大屯區尚沒有怪手，還得輾轉到台中市去聘雇，想不到怪手轟隆隆的開到現場時，一個香蕉園的地主，說什麼也不肯讓怪手通過，即使給補償費也無濟於事，眼看整個「阿罩霧圳」就要斷水，氣急敗

壞的顧逢寅只好拼著吃官司的危險，下令強行通過，幸好最後怪手不辱使命，而香蕉園的主人也未採取報復的動作，但此事給急公忘私的顧逢寅極大的感觸：

「古人有說，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爲也，想不到在現今社會也有這樣的人，台灣人的公德心真的有待加強。」

圳路茫茫 人生茫茫

台灣有截然的變化，是這二、三十年的事，而怪手也彷彿是個里程碑，大大的改變了台灣的風貌；大屯區本來不算是最富饒的鄉村，唯一傲人的只有美麗的山水——連綿的頭崙山系與縱橫交錯的大里溪系。孰料只有區區的幾年功夫，這裡便出了二個縣轄市——太平與大里，而「阿罩霧圳」的流域裡，更是洋房、工廠林立，經濟的指標與以往也大爲迥異，以前的人都是以幾斗米來衡量薪資，一天能賺個一、二斗米便心滿意足，現在一斗米賤價到只有二百元，還有誰願把胃口定位在吃飽飯而已？農業當然註定要沒落。

根據水利會的統計，目前「阿罩霧圳」灌溉的面積已降至二千公頃，加上現在機具發達，只要耕耘機一出動，再多的田都迎刃而解，相對的淹田的時間大爲縮減，也無需輪漑，一度老驥伏櫪的「阿罩霧圳」，現在的負擔已減輕不少，也游刃有餘；顧逢寅嘆口氣道，現今

的水利人員輕鬆多了，不必餐風宿露及擔驚受怕。林好老太太更是婉惜的說：

「以前做田很辛苦，跪著掌草，跪到現在都有風溼症，古早被『八七水災』損害的田，經過四十幾年來的淹田，土肉從肥沃的烏溪水中，也一點一滴累積到一米多厚，正是最好耕作的時候，誰想到現在作農全沒前途，唉！枉然。」

林好老太太目前不務農，爲了生計，她開了小小的雜貨店，主顧都是「中二高」的泰勞。林好老太太一方面納悶著，泰國的阿拉伯數字怎會與台語的發音類似，一方面又耽心，台灣人將來要吃什麼，終有一天，會不會成爲異國的台勞？

「唉！煩惱那麼多幹什麼，反正我又活不到那個時代，只是苦了這些子孫。」

「阿罩霧圳」當然是聽不到人們的怨言與憂愁，也不瞭解人間事，要不然百多年前，也不會讓自己成爲強權你爭我奪的目標，終而釀成萬骨枯的『戴萬生叛變案』；廖伴感傷的說，昭和十八年，她被徵召至烏溪橋做工事的時候，奉命在紀念碑旁種下五株茄苳樹，如今茄苳樹只剩一株，其餘的因闢建道路而被剷除殆盡。而『相思埔』的俘虜營，現已是『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』機關所在，旁邊又是「中二高」的施工地，工程車如蝗蟲般，整天在滾滾黃沙中飛舞，環境變化大得令她彷彿如隔世。她嘀咕的說：

「出門就是車輛跑來跑去，叫我們這些老伙仔怎麼過馬路？唉！以前四處都是『阿罩霧圳』

的圳路，順著圳路，我們便知方向，要去那裡都方便，現在摸不著路了，也不知東西南北。」

畢竟顧逢寅是個看過世面的人，他退休後，寄情於花草草，把自家庭院佈置得五彩繽紛，香氣飄飄，問他對未來的「阿罩霧圳」有什麼看法，他倒是很灑脫，曾參與「南投水利會」會誌編寫的他說，智者才會從歷史中得到教訓，但是人們不可能學到教訓，要不然歷史中不可能有那麼多的憾事發生，因此「阿罩霧圳」的未來，並不是汲汲營營於眼前的人類所能預測，唯可確定的是，大屯區的歷史絕對少不了「阿罩霧圳」，因為它不斷的在為大屯區寫歷史，除非人類改變生活方式，可以不再需要水。



◆水彩畫家王輝煌先生，作品中有不少烏溪沿岸田園風光。
(攝於南投縣草屯鎮)

走過台灣藝術大道

◎王輝煌

南埔地區藝術家的進駐，為藝術大道理想之實踐，做了最佳示範……

「歡迎蒞臨台灣藝術大道」幾個斗大的字，掛在草埔公路（草屯到埔里）起點的天橋上。正前方青少年活動中心的草坪上，一隻草花綴成的孔雀，以開屏之姿迎接貴賓的到來。右邊一棟梯形的白色大樓，就是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的陳列館，裡面展示著金工、木工、竹藝、陶藝、漆器、琉璃、編織、石雕……等工藝品。有本土的、也有舶來的，定期換檔，並有導覽解說。草坪上，散置著許多大型石雕作品，刻畫親情、表現民俗、讚頌勞動，可讓人親炙觸摸、感受石刻藝術的力與美。

工藝造鎮 草屯新景

新建的工藝工坊，開放遊客自由參觀，藝師指導DIY。如果見獵心喜，也有具地方特

色、價錢公道的手工藝品，讓你享受採購的樂趣，自用送人兩相宜，出國送禮更是高貴不貴的最佳選擇。

研究所裡有各個工藝領域的頂尖好手，默默研究開發，幫助廠商改進生產技術。讓台灣的工藝產品走進國際市場。最近幾年，草屯鎮公所和草鞋墩鄉土文教協會與工藝研究所攜手合作、推動工藝造鎮計畫，經常舉辦草編、竹編、植物染、陶藝、漆藝、石雕、布袋戲偶雕刻……等研習，培養地方工藝創作人才，已經很有績效。將來配合工藝公園及工藝街的營造，草屯成爲工藝重鎮的願景，應該指日可待。

陶藝展現 台灣精神

順著草屯中正路向東前行，過了運動公園、南開技術學院、旭光中學、富功國小等文教區後，向左走入路旁小徑，有一處林木隱蔽、桂花夾道的「虎山窯」，那就是陶藝家曾明男的工作室。

他那渾厚圓融、剛柔並濟的鐵紅陶燒，散發著純樸堅毅的台灣精神。馴順的綿羊、緊偎的雞群，表現了一家和樂溫馨感人的氣氛。李前總統及夫人受其作品的吸引，曾數度造訪欣賞。

曾先生除了追求本身的藝術成就外，也極關心台灣陶藝的發展，著書立說、引導後學、籌組學會、推展會務，為台灣陶藝開創嶄新的格局。台灣藝術大道從倡議到協會的成立，相關事務的策劃推展，他都積極的鼓吹奔走，著力甚多。是一位關懷地方、熱愛本土、具前瞻性與開闊視野的藝術家。

同在匏仔寮社區，還有一位青年陶藝家——林善述。受到藝術大道的吸引，辭去台北教職，舉家搬到草屯。一切由零開始，潛心陶藝研究，經過七、八年的努力，已在國內多次陶藝比賽中，囊括無數獎項。以人體變形、條紋裝飾的陶塑作品，建立自己的風格。利用菸樓改裝的展示室裡，可看到許多造型特殊、釉色多變的實驗性陶藝品。與主人在此可以無拘無束的泡茶、飲燒酒，講天說皇帝。

各藝術家 結廬南埔

下了隘寮崎，放眼右望，坪頂山腳下一棟白牆黑瓦的方形建築物，是名書畫家李毅摩的「樂山草堂」：大門兩旁的迎客小松與翠綠唐竹，給人脫俗的印象；庭內的百年木棉老樹、五十年生桂花、古意蒼松、青綠竹柏、台灣烏棕以及各式花草，招引無數小鳥在枝頭吱喳嘻鬧，嘎嘎呼朋的白鵝、昂首闊步的公雞在菜園棚下，合唱田園樂曲；那是主人歸隱鄉野耕耘

的成果，也是作畫題詞的好素材。

穀摩先生別具一格的書法，在藝壇享有盛名，筆力遒勁、氣勢磅礴，素為收藏家所喜好。他也擅長將平日所思所想與觀察所得，透過筆墨畫出幽默風趣、充滿哲思的水墨作品，令人會心與深省。

爲了提倡風氣凝聚力量，曾籌創並領導南投縣美術學會十二年之久，對南投縣的美術發展有很大的貢獻。他雖擁有很高的聲譽與地位，卻仍能保持一貫親切誠懇的態度與人相處；所以無論貴爲國家元首或鄰舍村夫、藝壇耆老或後學同道來訪，都會受到熱情好禮的接待。在樂山草堂小歇請益，道論古今，如沐春風常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女工藝家黃麗淑擅長竹編與漆藝，曾任職工藝研究所，退休後也在南埔設立工作室，做爲創作與教學的場地，對漆藝的推廣與傳承頗爲用心。

寫得一手好字的前南投縣長林源朗，公職退休後所蓋的農舍別墅，素淨典雅：推窗外望可遠眺九九峰，近看田園盆地，閒暇寫字、看書、栽松蒔花，自有一番心曠神怡的悠然。

擅長陶刻的生活藝術家張振昌，其山坡花園小築，紅櫻、白梅、玉蘭、杜鵑隨著不同季節綻放爭艷；拾級蜿蜒石坡，登頂俯瞰：阡陌縱橫、屋宇錯落；坐在他利用原木自建的六角涼亭裡，馳目環視甕牆內的庭園，萬紫千紅、群芳圍繞、鳥語花香，宛若置身世外小桃園。



◆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
位於草埔公路起點。
(攝於南投縣草屯鎮)

以畫梅享譽的劉牧石，也從竹山搬來逗鬧熱，在南埔線上，蓋一棟洋房當畫室，準備在此另謀發展。

以水墨山水、人物見長的程雪亞，在南埔有祖產，計畫退休後回老家建設自己的理想國。

世居青宅巷的前文獻會主委簡榮聰，是研究台灣文物及歷史掌故的專家，收集了許多先民的傳統器物，他將古董石雕布置在寬廣的庭園，聽他如數家珍的細說緣由，猶如走進時光隧道，追尋前人踩踏的足跡，重新認識歷史文物隱藏的智慧與生命。自己的土地與文化要自己保護與珍惜，在這裡得到了最好的啓示。

南埔地區因為這些藝術家的進駐，經過設計規劃的建築與庭園景觀，起了示範作用，許多民宅農舍，也都採用比較美觀大方的造型和色系，環境美化成了大家重視的課題，這是藝術大道理的實踐，是非常可喜的現象。

看九九峰 潑墨山水

過了土城，烏溪兩側各有一條公路，沿南邊舊路，可欣賞對岸山巒起伏、稜線跳躍的九九連峰；走新路可看到馬鄰坑、鳳冠嶺、象山與墓碑山等山壁陡立、崩塌陷落的奇形地貌。

在炎峰橋上看九九峰，視野最好，山的形貌也最有變化。旭日東昇、雲霧裊繞的早晨，山在虛無縹緲間，如臨仙境；夏日午後，山雨欲來，烏雲籠罩的山頭，又似肆意揮灑的潑墨山水；夕陽餘暉映照群巒，童山濯濯的峰丘，重現了火燄山舊名的原貌風華。九九峰的美，晨昏晴雨、春秋四季各有不同，地景殊勝列為草屯自然景觀地標當之無愧。

盛產荔枝、葡萄的平林，五、六十年前是個被烏溪圍繞，幾乎與世隔絕的偏僻村落，對外交通需靠步行，走溪底、過竹橋、乘吊籃渡河，一遇颱風大雨或水災，就變成受困的孤島。

一九六四年左右，在此墾殖的李銀漢、洪泉……等地方人士，為了解決農產運銷及村民緊急醫療事故的交通問題，乃發起自力救濟，出錢出力，建了一座小吊橋，溝通雙冬、十股兩地。豈料使用不到兩年，就被颱風摧毀，村民的心血泡湯，其無奈與無助可想而知。所幸不屈不撓的銀漢仙，透過人脈四處請託，爭取到三對等的補助款，準備重建較為堅固耐用的吊橋，誰知好事多磨，竟受到中城及新舊居民的反對，為了地方和諧，乃將所有補助款用於下游平林橋的興建，而十股村民則拿自己的地契，到農會貸款，按土地面積分擔費用。歷經千辛萬苦雙十吊橋終於在一九六八年修建完成，它負擔了二、三十年便利交通，發展經濟的重責大任之後，已經功成身退。其跨越烏溪的雄姿，現在成為觀光客最愛的拍照景點，走在



◆九九峰又名火山，
從雙冬烏溪河堤遠望九
九峰，景色令人讚嘆不
絕。（攝於南投縣草屯
鎮）

搖晃的橋上，回想前人華路藍縷開啓山林的艱辛，對那些造福人群、無私奉獻的先賢，油然而升起感佩緬懷之敬意。

新開闢的四線道公路，穿越平林之後，此地的身價水漲船高，擺脫昔日窮鄉僻壤的困境，前景看好繁榮可期。

遙望烏溪 渴望藝術村

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於一九九一年提出「藝術村興建計畫」，經過多方評估實際踏勘，最後選擇了南北地理位置適中、風景秀麗的平林九九峰麓，為設置地點，這個決定雖然與居民希望設立大學，帶動地方發展的願望不盡相符，但經過相關單位的溝通說明，與藝術文界的支持，總算取得共識，南投縣政府也以最大的誠意，解決土地使用的問題。拍板定案後，大家莫不期待這個重大的文化建設，為南投帶來新的人文風貌與向上提昇的動力。

但經過漫長的等待，藝術村始終只是個看不到摸不著的空中閣樓。一直到一九九七年才成立籌備處，第二年完成聯外道路，並舉辦一場——「九九峰當代傳奇、藝術逗陣」的裝置藝術系列活動，為藝術村的動土興建，作預告式的暖身，一切好像按部就班的進行著。

孰料九二一大地震，不但使山河變貌，震壞了產業經濟，也震垮了中央財政。藝術村的

預算被凍結，一切歸零。縣府提供的二十多公頃土地，依舊任其荒蕪雜草叢生。平林人開發土地、繁榮地方的期待落空，不知何年才能重燃希望。也許糯米種與黑葉荔枝，還有巨峰葡萄的甜美果實，才是最牢靠的收穫吧！

在平林台地的西端，柯耀東夫婦構築了一棟現代化洋房，層樓高低轉折，房間大小及空間利用都極富變化。站在頂樓陽台看夕陽、望烏溪，視野開闊一覽無遺。室內擺滿了兩人的水墨、書法及陶瓷作品，一個畫田園山水，一個畫花卉人物。二公子適中的油畫水彩，在牆上散發活潑搶眼的色彩，格外引人注目。藝術家庭各領風騷令人稱羨。柯耀東描繪農村景物的畫作，予人懷舊的親切感，如今他實現重回農村生活的願望，每日與好友彈琴唱歌、自己寫字畫畫，享受山中無歲月的生活，不知老之將至，豈不快哉！

沿著荔枝園中的小路，向東走去，或由藝術村加油站左轉上坡，會看到一座三合院的二層建築，是書法家簡銘山的工作據點。各地書法名家同好或親友弟子，經常來此品茗論字、臨池揮毫。他也四處應聘傳授書法藝術，其行書奔放瀟灑，已臻收放自如的境界。

雙冬檳榔 闖出名號

早期水利設施缺乏，農田大都看天吃飯，雙冬則因灌溉便利，稻作年可兩熟而得名。但

提到雙冬這個地名，很容易讓人跟檳榔聯想在一起，因為台灣各地甚至離島澎湖的檳榔攤，大都以「雙冬檳榔」做號召。在民國五十年代，香蕉、荖花、檳榔造就此地不少有錢人，因為這裡生產的檳榔，細緻肉白多汁，加上特殊配方熬煉的甘仔蜜，味道甜美提神醒腦，而受檳榔族的鍾愛。鼎盛時期除了大量配銷外縣市，雙冬路上可用五步一攤、十步一站來形容，入夜後，檳榔攤五光十色閃爍不定的霓虹招牌，成了耀眼的街飾。當年消費者吃的是口味，只要物美價廉，不管少女、阿婆賣檳榔，都有生意上門；不知何時吹起由穿著暴露作風大膽的辣妹當檳榔西施的歪風，排擠了正派經營者的生存空間，檳榔王國的風光已經不復存在。

水彩畫家王輝煌曾在雙冬任教十三年，被當地濃厚的人情味與秀麗的山水所吸引，畫了許多烏溪沿岸的田園風光及九九奇峰的水彩畫作，芒花搖曳溪谷弄姿的「白色花浪」，水滿池塘天光倒映的「農村小調」，金黃一片的油菜花田，一望無際的綠野平疇，峰巒疊翠晨曦暈染的九九峰……等，都是他喜愛表現的題材，用色明亮溫馨、內容親切感人是其作品特色。曾獲公教美展永久免審及中興文藝獎之肯定，應邀參加國內及亞洲、亞太、美澳地區之展覽，頗獲好評。

他爲了響應建立藝術大道的理念，在通往石灼的路旁，買了一塊農地，十多年前種的樹木早已長大成林，每次和畫家太太到田裡除草，總是坐在樹下編織他們的美夢。兒子士樵想

設立版畫研究教室，讓學生研習或提供藝術家創作空間與印刷服務，士圃認為成立美術學苑，為藝術愛好者提供多功能的經驗分享，也是不錯的構想；美夢是否能成真還得靠全家一起努力。

粗坑山坡地上，台中的王英信在那裡蓋了一座雕塑工坊，以便利大型作品的製作。年輕的陳紹寬所雕塑的神像，法相莊嚴；夫人的青瓷茶具溫潤靈巧，他們在福龜一處隱蔽的小山頭，造築了清幽的禪修道場與工作室，默默工作與世無爭。

福龜村的草莓觀光果園，不讓大湖專美於前，過往旅客總要下車入園，採下滿籃鮮紅碩大的草莓回家，才覺得不虛此行。

糯米石橋 百年風霜

藝術大道走到這裡，暫時沒有藝術家可以拜訪，穿越隧道後來到柑仔林，它是北港溪與烏溪的交會處，也是國姓鄉的交通樞紐。順著北港溪經國姓到北港村，可以一睹歷經百年風霜的糯米石橋，仍屹立在水流湍急的河床上。有冷泉的北港溪花園，強調原住民色彩的泰雅渡假村，林木蒼鬱的惠蓀林場，都是放鬆心情舒解壓力的渡假勝地。

霧社事件後，有一支泰雅族人，被迫遷村到清流、中原部落，老一代的人仍保有編織的

傳統手藝，其中已八十多歲的張玉英是個中高手，從植麻、採收、搓線、染色到織布一手包辦，她織的布圖案複雜變化繁多、質地堅實有很高的工藝水準，識貨的日本人常不遠千里而來，將她的作品整批買走，泰雅族的織布藝術以她的作品最具代表性。

返回柑仔林再往東走到了北山，有一條南港溪匯入烏溪，溯溪而上可以到九份二山，觀看九二一大地震的震爆點：整座山壁震落山谷，形成堰塞湖的震撼景象。也可以進入一棟平房民宅，體驗一下站在傾斜地面，頭暈目眩難以平衡的特殊感覺。人在自然的面前是何等的渺小、無助，在這裡會有更深切的體會。

回到草埔公路，路旁的天廬渡假村（原北山花園）曾有王子華的陶藝教室供遊客玩土，地震後，園方好心提供廣場土地放置貨櫃收容災民，發揮人溺己溺的精神，令人敬佩。

繼續前進，道路兩旁開始出現一些石頭館及石雕工藝坊，埔里地區出產的黑膽石、鐵丸石、龜甲石、石心……等紋樣質地極佳的石頭，以原貌陳列或經藝匠巧雕成茶壺、茶盤、花器……等實用或觀賞藝品，讓賞石愛石的人可以流連欣賞、收藏把玩。蘇大石石藝石苑由蘇服隊、蘇敬軒父子經營，自產自銷內容豐富種類多樣。潘宗盛玩石玩出心得，所雕的茶盤造型簡潔、線條流暢，曾獲全省美展工藝首獎。

牛耳公園 賞花觀石

想看雕刻，牛耳藝術公園是不能錯過的景點，公園裡插著五色旗幟的巨大精神堡壘，是用林淵老先生上百個石雕作品堆砌起來的，旁邊身材清隽、神情專注，拿著鐵鎚認真雕琢的老人，是雕刻家謝棟樑為林淵做的塑像。林蔭步道旁排列著許多樸拙可愛的石雕，每一件都在訴說老人心中的民間故事。楊英風、朱銘等名家作品，以及比賽得獎塑造台灣本土重要人物的雕像，布滿整個園區。梧桐花開時白花鋪地、山櫻怒放一片嫣紅的美景，處處令人驚艷。

這裡是「伯樂與千里馬」、「伯牙與鍾子期」故事的現代版場景，一位世居鄉下的老農夫變成家喻戶曉的藝術家，要不是黃炳松的愛才識貨，不斷的鼓勵贊助，也許就不會有那麼多打動人心的石雕作品傳世，如果沒有淵仔伯旺盛的創造力，也無法成就今天牛耳公園的豐富典藏。知音難求，林淵老先生何其有幸！

石雕公園隔壁，就是收集台灣蝴蝶種類最多歷史悠久的木生昆蟲博物館，館內珍藏了世界各地著名的蝴蝶和昆蟲標本，在這裡除了可欣賞標本及用蝴蝶做的工藝品，還可看到蝴蝶飛舞的美姿，增加旅遊的無限樂趣。

埔里小鎮 藝文風盛

進入埔里市區，在大成國中附近的巷子裡，首先來到陳光明的畫室，他退休後更認真畫畫，每週五與夫人戴秀娥開車到草屯，參加「了無罣礙人體畫會」的人體寫生研究，其油畫作品色彩豐富、主觀意識強烈。夫婦倆用心營造的「覓真居」，窗明几淨清爽寬敞，是個人創作與教學的好地方。

多才多藝的梁坤明也住在這個社區，自己設計的門柱上放著他刻的達摩雕像，黑瓦白牆的房子造型頗有日本風，推開貼著他自刻自印門神的大門，大型方磚及石頭填縫的地板，很有本土味；二樓畫室的空間利用與畫具放置的形式，可看出他別出心裁的巧思。

他畫的台灣牛憨厚粗壯、耐磨耐操的模樣人見人愛，展現其豐沛的生命力，與畫家細心觀察大膽下筆，神形俱現的堅實功夫。刻畫民俗風情的版畫、描繪人生百態或周遭景物的畫作，都已建立屬於他自己的個性化語言。很少人能將書法、雕刻與中西繪畫的不同技巧駕馭掌握，也很少人能涉獵各種不同領域的書籍，而融會貫通理出頭緒，梁坤明卻做到了，與他談天隨時都會激盪出智慧的火花。

台灣地理中心碑旁，一棟木造日式樓房名為「龍向山莊」的寓所，就是水彩畫家黃義永

的工作室，這裡是埔里藝文界朋友的聚會所，也是外地畫家的歇腳處。主人夫婦親切好客讓人賓至如歸；濃郁的咖啡令人口齒留香。

他台北師範美術科畢業後，被派到日月潭當老師，美景當前、朝夕相望不由得將日月潭的美盡收畫紙。至今，他的「日月潭杵歌」水彩作品所捕捉邵族少女曼妙舞姿的影像，成了日月潭的標幟。

台灣藝術大道起於草屯終於日月潭，除了沿途已介紹的藝術家工作室外，居住在草屯的還有前輩漆藝大師王清霜及其公子賢民、賢志，陶藝的謝以裕、白木全、洪炎明，竹編的李榮烈，石雕的許慶福，布袋戲偶雕刻的蕭任能，水墨的洪春成，西畫的蔡金田、游守中、林進達、林世輝等都是值得參訪的對象。

埔里山明水秀、氣候溫和是藝文風氣興盛的小鎮，當地藝術家還有水墨的王萬富、李豐富、王昌淳、許民盛、王顯正，西畫的陳金燦、陳美珍、沈政瑩，雕塑的陳石年，漆藝的徐玉明……。外地移民來的則有陶藝的吳讓農，水彩的孫少英，雕刻的鄧廉懷……等。

台灣藝術大道終站的日月潭屬於魚池鄉，雖在烏溪流域範圍之外，但是在大道旁，有幾位藝術家仍應略提一下：造育英才無數的劉啓和老師，藝壇新秀沈揮勝、楊國斌、盧建昌、李挺正、吳嘉陵、莊國賓等，都對提昇地方的藝術風氣有所貢獻。



◆曾在埔里及日月潭任教的水彩畫家黃義永與他描繪山地生活的作品。（攝於南投縣埔里鎮）

日月潭的美早已遠近馳名，這兩年提昇為國家級公園，管理局大力整建，增設了許多步道，讓遊客可以走近潭邊玩水，相信會吸引更多的人來此旅遊。

藝術大道 台灣珍寶

一九八五年，陶藝家曾明男放棄台北穩定優渥的事業，舉家遷到草屯設置工作室。與當地藝術家接近後，覺得南投縣的好山好水與人文薈萃的資源，應該善加珍惜保護，因而產生建立「台灣藝術大道」的構想。

當時希望以藝術大道之名號召各地的藝術家，到草埔公路的兩旁設立工作室，由點而線漸發展成三五成群的聚落；加強彼此的聯繫，相互切磋，以提昇個人創作水準，並藉由創作空間的開放與作品的發表展示，吸引藝術愛好者。讓外地的遊客除了遊覽自然景觀之外，還能親近藝術家並欣賞其作品。如果假以時日形成特色，國際人士到台灣來觀光，必將此一路線當作旅遊重點。

大家也希望利用建立「台灣藝術大道」的共識，喚醒民眾對自然生態的重視，避免人為的破壞或超量的開發，培養環境與群體共生、共榮的觀念。從家園、社區到整個生活環境，都能妥善的維護與美化，為我們的寶島台灣保護天然資源及開創人文優質環境，奠定承先啓

後的良好基礎。

一九八八年，曾明男、李毅摩、謝棟樑、王輝煌、黃炳松……等人向南投縣政府提出規劃「台灣藝術大道」的建議，歷經藝文界、民意代表之奔走呼籲，於同年三月間草擬完成「台灣藝術大道促進會章程」。

一九九二年林源朗縣長召開「南投縣環境景觀與藝術」座談會，討論推行事宜，並獲得交通部觀光局與旅遊局之重視支持，此乃官方推動藝術大道的實際行動之開端。

一九九四年，首度舉辦「台灣藝術大道」之文化系列活動，引起大家對此一計畫的關注和參與。

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，民間的「台灣藝術大道促進協會」正式成立。由曾明男任第一屆理事長，一個實質推動運作的團體因而誕生。大道兩旁的旅遊業者、店家、機關學校、社團或個人，以及眾多的藝術工作者紛紛加入會員，希望在整個推動建設的過程中，能貢獻一分心力。

徒畫大餅 空留理想

從提出構想到現在，歷經十七年漫長歲月，目前最具體的成效是，這個理念得到外地與

本地藝術家的認同，紛紛以實際行動來響應，建立了許多美輪美奐的工作室，造成一定程度的良性影響。但只靠民間力量，缺乏政府政策的推動與公權力的配合，有些事情是很難看到績效的。例如藝術村興建計畫喊了十年，卻突然叫停，留給大家一陣錯愕。政客們利用這塊未開發的處女地，天馬行空的畫大餅，誘發百姓的幻想期待，騙取選票的戲碼將會不斷的上演。

二〇〇〇年左右，假富麗農村、社區營造之名，花了大筆經費製作的福龜商店招牌，與舊招牌交錯並存，草莓園木造攤位任其閒置，藏污納垢浪費公帑。道路兩旁因陋就簡有如破落戶的各類攤販，佔據交通頻繁、遊客眾多的地段，影響交通製造髒亂，五花八門的廣告招牌，任意架設、妨礙視線、破壞景觀卻無人聞問。

這些問題若繼續存在，當初為台灣建設一條集觀光、人文、藝術、自然等資源而成的藝術大道之理想，將難以完全實現。透過教育、宣導、執行、糾正等方式，由民間與政府攜手合作，持之以恆永不懈怠的努力，我們才有可能，很驕傲的以擁有世界唯一真正的「台灣藝術大道」為榮。



作者簡介：

王輝煌，草屯人。一九四四年生，畢業於花師、逢甲大學，為一知名畫家，曾任南投縣美術學會理事長、九九美術會會長、台灣省國教輔導團美術科輔導員、僑委會僑校暑期民俗藝術指導老師，出版《王輝煌水彩畫集》、《打開美術的門窗》、《南投縣美術資源調查》：等專集，現正撰寫《南投美術發展史》。



白棟樑，南投縣人，一九四八年生。早期以創作散文、短篇小說為主，從事田野調查之後，專注於報導文學。著有《三古街舊事》、《征服之路》、《烏龍頭與他的根》、《平埔足蹟》：等書。其重大發現也深受考古界的重視：一九九六年在埔里發現「關刀山石棺群（內埔史前遺址）」；一九九六年於仁愛鄉發現「帖比倫史前遺址」。現主持「望山文化工作室」。